

丁玲佳作選

當代創作文庫



新
上
象
刊
海
書
行
店



當代創作文庫

魯迅傑作選
巴金傑作選
茅盾傑作選
老舍傑作選
郭沫若傑作選
張資平傑作選
郁達夫傑作選
葉紹鈞傑作選
鄭振鐸傑作選
沈從文傑作選
丁玲傑作選
冰心傑作選
廬隱傑作選
謝冰瑩傑作選
蘇綠綺傑作選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再版

丁玲傑作選

全一冊實價國幣

編選者

巴金 朱紹

校正者

千

出版者

新象書

印刷者

新象書

發行者

新象書店

代理發行所

上海山東路一四三號
大方書局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

丁玲小傳

被譽爲『中國第一女作家』的丁玲，原姓蔣，他曾說過：『爲什麼一個人必定要從他父親的姓呢？而不從母親的姓呢？』於是她就姓了丁。

她是一個堅強的大胆的女性，早年曾在陳獨秀等所辦的平民學校裏讀過書。國民革命之後，他的小說纔在小說月報上發表，處女作一出現，立即驚動了讀書界和著作界，那時她很多產，爲女作家中最前進的一個，可說是代表『五四』以後十年的女作家。

她曾編過北斗文藝刊物，被當局禁止而停版。她是努力於左翼文學的，因此便和胡也頻戀愛起來，她爲此曾寫過一篇巧妙

趣的自白，大概是這樣的：

『我們倆人不過是喜歡時常伴在一起，不見了便覺得寂寞，所以吃飯也在一起，玩耍也要在一起，睡覺也在一起，久而久之，忽然聽得人家說我們倆人是夫婦了。』

後來胡也頻因從事共產革命被捕犧牲，引起了她更積極的精神，勇敢地隨之踏上戰綫，終被當局捕獲，一時謠傳紛紛，有的說她已經犧牲，也有說她表示悔過，轉變方向，可是後來釋放出來，她又奔進共產黨的圈子。她和胡也頻生的孩子，名叫蔣麟麟的，現在也快有十多歲了，寄居在她母親家裏。她和沈從文一度也曾發生過戀愛，所以沈從文知道她的生平最詳細，有一本記丁玲（良友公司出版）的書便是在丁玲被捕後出版的。據說沈從文有一天衣袋中僅剩四毛錢和五個銅子，便和丁玲同去瞧電影，恰把

四毛錢化光，回家途中把剩下的五個銅子買了花生米，倆人邊喫邊談的走回去，由此可見，他們生活的浪漫了。

她的文筆很是流暢，我們猜度她祇少是受過舊文學薰陶的。她的著作相當豐富，有在黑暗中，莎菲女士的日記，自殺日記，母親，法網，水，年前的一天，團聚，一顆未出膛的子彈等，這裏所選的是她暴露當時黑暗面的不朽佳作。是值得我們一讀再讀，百讀不厭的好文章。

當代創作文庫

玲 丁

巴雷編選

目 次

莎菲女士的日記.....	一
莎菲日記第二部.....	五五
自敘日記.....	六一
水.....	七三
不算情書.....	一二六

新象書店出版

丁玲佳作選

丁玲

莎菲女士的日記

十二月二十四日

今天又颶風！天還沒亮，就被風颶醒了。伙計又跑進來生爐。我知道，這是那樣都不能再睡得着了。我也知道，不起來，便會頭昏。睡在被窩裏是太愛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。醫生說頂好能多睡，多喫，莫看書，莫想這，偏這就不能，夜晚總得到兩三點才能睡着。天不亮又醒了。像這樣颶風天，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許多使人焦躁的事。並且一颶風，就不能出去玩，關在屋子裏沒有書看，還能做些什麼？一個人能呆呆的坐着，等時間的過去嗎？我是每天都在等着，挨着，只想這冬天快點過去；天氣一暖和我咳嗽總可好些，那時間要回南便回南，要進學校便進學校，但這冬天可太長了。

太陽照到紙窗上時，我是在煨第三次的牛奶。昨天煨了四次。次數雖煨得多，卻不定是要喫，這祇不過是一個人，在颼風天爲免除煩惱的養氣法子。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點時間，但有時卻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氣，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沒玩牠，不過在沒有想出別的法子時，是又不能不借重牠來像一個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時間。

報來了，便看報，順着次序看那大號字標題的國內新聞，然後又看國外要聞，本埠瑣聞……把教育界，黨化教育，經濟界，九六公債盤價……全看完，還要再去溫習一次昨天前天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，編輯新生的廣告，那些爲分家產起訴的啓事，連那些什麼六〇六，百靈機，美容藥水，開明戲，真光電影……都熟習了過後才懶懶的丟開報紙。自然，有時是會發現點新的廣告，但也除不了是些綢緞鋪五年六年紀念的減價，恕計不遇的計聞之類。

報看完，想不出能找點什麼事做，只好一人坐在火爐旁生氣。氣的事，也是天天氣慣了的。天天一聽到從窗外走廊上傳來的那些住客們喊伙計的聲音，便頭痛，那聲音真是又粗又大，又嘎，又單調，「伙計，開壺！」或是「臉水，伙計！」這是誰也可以想像出來的一種難聽的聲音。還有，那樓下電話也是不斷的有人在那電機旁大聲的說話。沒有一些聲息時，又會感到寂沉。

沉的可怕，尤其是那四堵粉白的牆。牠們呆呆的把你眼睛擋住，無論你坐在那方；逃到牀上躺着吧，那同樣的白聖的天花板，便沈沈的把你厭住。真找不出一件能令人不生嫌厭的心；如同那麻臉伙計，那有抹布味的飯菜，那掃不乾淨的窗格上的沙土，那洗臉檯上的鏡子——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臉拖到一尺多長的鏡子，不過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頭，那你的臉又會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，這都可以令人生氣了又生氣。也許這只我一人如是。但我卻寧肯找到些新的不快活，不滿足；只是新的，無論好壞，似乎都隔得我太遠了。

喫過午飯，葦弟便來了，我一聽到他那特有的急遽的皮鞋聲已從走廊的那端傳來時，我的心似乎便從一種窒息中透出一口氣來的感到舒適。但我卻不會表示，所以當葦弟進來時，我只能默默的望着他；他反以爲我又在煩惱，握緊我一雙手，「姊姊，姊姊，」那樣不斷的叫着。我，我自然笑了！我笑的什麼呢？我知道！在那兩顆只望到我眼睛下面的跳動的眸子中，我准懂得那收藏在眼簾下面，不願給人知道的是什麼東西！這是有多麼久了，你，葦弟，你在愛我！但他捉住過我嗎？自然，我是不能負一點責，一個女人是應當這樣。其實，我算夠忠厚了；我不相信會有第二個女人這樣不捉弄他的，並且我還在確確實實的可憐他，竟有時忍不住想去指點他：

「葦弟，我不可以換個方法嗎？這樣是只能反使我不高興的……」對的，假使葦弟能夠再聰明一點，我是可以比較歡喜他些，但他却只能如此忠實的去表現他的真摯！

葦弟看見我笑了，便很滿足。跳過牀頭去脫大氅，還脫下他那頂大皮帽來，假使他這時再掉過頭來望我一下，我想一定可以從我的眼睛裏得些不快活去。爲什麼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？

我總願意有那末一個人能了解我得清清楚楚的，如若不懂得我，我要那些愛，那些體貼做什麼？偏偏我的父親，我的姊姊，我的朋友都能如此盲目的愛惜我，我真不知他們所愛惜我的是些什麼；愛我的驕縱，愛我的皮氣，愛我的肺病嗎？有時我爲這些生氣，傷心，但他們却都更容讓我，更愛我，說一些錯到更能使我想打他們的一些安慰話。我真願意在這種時候會有人懂得我，便罵我，我也可以快樂而驕傲了。

沒有人來理我，看我，我是會想念人家，或惱恨人家，但有人來後，我不覺得又會給人一些難堪，這也是無法的事。近來爲要磨練自己，常常話到口邊便嚥住，怕又在無意中竟刺着了別人的隱處，雖說是開玩笑。因爲如此，所以這是可以相像出來的，我是拿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在

陪華弟坐。但華弟若站起身來喊走時，我是又會因怕寂寞而感到悵悵，而恨起他來。這個華弟是早就知道了的，所以他一直到晚上十點鐘才回去。不過我却不能騙人，並騙自己，我清白，華弟不走，不特於他沒有益處，反只能讓我更覺得他太容易支使，或竟更可憐他的太不會愛的技巧了。

十二月二十八

今天我請毓芳同雲霖看電影。毓芳却邀了劍如來。我氣得只想哭。但我却縱聲的笑了。劍如，她是能多麼可以損害我自尊之心的；我因為她的容貌，舉止，無一不像我幼時所最投洽的一個朋友，所以我竟不覺的時常在追隨她，她又特意給了我許多敢親近她的勇氣，但後來，我却遭受了一種不可忍耐的待遇，無論什麼時候想起，我都會恨我那過去的，已不可追悔的無賴行為；在一個星期中我會足足的給了她八封長信，而未會給人理睬過。毓芳真不知想的那一股勁，明知我已不願再提起從前的事，却故意要邀着她來，像有心要挑逗我的憤恨一樣，我真氣了。

我的笑，毓芳和雲霖是不會留意這有什麼變異，但劍如，她是能感覺得；可是她會裝，裝糊

塗同我毫無芥蒂的說話。我預備罵她幾句，不過話只到口邊，便想到我自己定下的戒條，並且做得太認真，越怕令人生氣。所以我又忍下心去同她們玩。

到真光時，還很早，在門口又遇着一羣同鄉的小姐們，我真厭惡那些慣做的笑靨，我不去理她們，並且我無緣無故的生氣到那許多去看電影的人。我乘毓芳同她們說到熱鬧中，我丟下我所請的客，悄悄回來了。

除了我自己，是沒有人會原諒我的。誰也在批評我，誰也不知道我在人前所忍受的一些人們給我的感觸。別人說我怪僻，他們那裏知道我卻時常在討人好，討人歡喜，不過人們太不肯鼓勵我去說那大違我心的話，常常給我機會，讓我反省到我自己的行為，讓我離人們却更遠了。

夜深時，全公寓都靜靜的，我躺在牀上好久了，我清清白白的想透了一些事，我還能傷心什麼呢？

十二月二十九

一早毓芳就來電話。毓芳是好人，她不會扯謊，大約劍如是真病。毓芳說，起病是爲我，要我

去，劍如將向我解釋。毓芳錯了，劍如也錯了，莎菲不是歡喜聽人解釋的人，根本我就否認宇宙間要解釋。朋友們好，便好；合不來時，給別人點苦頭喫，也是正大光明的事。我還以為我夠大量，太沒報復人了。劍如既為我病，我倒快活，我不會拒絕聽別人為我而病的消息。並且劍如病，還可以減少點我從前自怨自艾的煩惱。

我真不知應怎樣才能分析出我自己來。有時為一朵被風吹散了的白雲，會感到一種渺茫的，不可捉摸的難過，但看到一個二十多的男子（葦弟其實還大我四歲）把眼淚一顆一顆掉到我手背時，卻像野人一樣的在得意的笑了。葦弟是從東城買了許多信紙信封來我這裏玩，為了他很快樂，在笑，我便故意去捉弄，看到他哭了，我卻快意起來，並且說：「請珍重點你的眼淚吧，不要以為姊姊是像別人的女人一樣脆弱得受不起一顆眼淚……」——還要哭，請你轉家去哭，我看見眼淚就討厭……」——自然，他不走，不分辯，不負氣，只蜷在椅角邊，老老實實無聲的去流那不知從那裏得來的那末多的眼淚。我，自然得意夠了，是又會慚愧起來，於是用着姊姊的態度去喊他洗臉，撫摩他的頭髮。他鑲着淚珠又笑了。

在一個老實人面前，我自己盡自己的殘酷天性去磨折了他，但當他走後，我真又想能抓

他回來，只請求他一句：「我知道自己的罪過，請不要再愛這樣一個不配承受那真摯的愛的
女人了吧！」

一月一日

我不知道那些熱鬧的人們是怎樣的過年法，我是只在牛奶中加了一個雞子，雞子還是昨天韋弟拿來的，一共是二十個，昨天煨了七個茶滷蛋，剩下的十三個，大約總夠我兩星期來喫牠。若喫午飯時，韋弟會來，則一定有兩個罐頭的希望。我真希望他來。因為想到韋弟來，所以我便上單牌樓去買了四盒糖，兩包點心，一簍橘子和蘋果，是預備他來時給他喫的。我是準斷定在今天只有他才能來。

但午飯喫過了，韋弟却沒來。

我一共寫了五封信，都是用前幾天韋弟買來的好紙好筆。但我想能接得幾個美麗的畫片，卻不能。連幾個最愛弄這個玩藝兒的姊姊們都把我這應得的一份兒忘了。不得畫片，不希罕，單單只忘了我，却是可氣的事。不過爲了自己從不會給人拜過一次年，算了，這也是應該的。

晚飯還是我一人獨吃。我煩惱透了。

夜晚毓芳雲霖却來了，還引來一個高個兒少年，我只想他們才真算幸福；毓芳有雲霖愛她，她滿意，他也滿意。幸福不是在有愛人，是在兩人都無更大的慾望，商商量量平平和和的過日子。自然，也有人將不屑於這平庸，但那只是另外那人的，却與我的毓芳無關。

毓芳是好人，因為她有雲霖，所以她「願天下有情人，都成眷屬。」她去年曾替瑪麗作過一次戀愛婚姻介紹者。她又希望我能同韋弟好。因此她一來便問韋弟。但她却和雲霖及那個兒把我給韋弟買的東西喫完了。

那高個兒可真漂亮，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男人的美上面，從來我是沒有留心到。只以為一個男人的本行是在會說話，會看眼色，會小心就夠了。今天我看了這個高個兒，才懂得男人是另鑄有一種高貴的模型，我看出那襯在他面前的雲霖顯得多麼委瑣，多麼呆拙……我真要可憐雲霖，假使他知道他在這大人前所襯出的不幸時，他將怎樣傷心他那些所有的粗醜的眼神，舉止。我更不知當毓芳拿着這一高一矮的男人相比時，是會起一種什麼情感！

他，這生人，我將怎樣去形容他的美呢？固然，他的頤長的身軀，白嫩的面龐，薄薄的小嘴唇，

柔軟的頭髮，都足以閃耀人的眼睛，但他却還另外有一種說不出，捉不到的豐儀來煽動你的心。如果當我請問他的名字時，他是會用那種我想不到的不急遽的態度，繞過那隻擎有名片的手來。我抬起頭來，呀，我看見那兩個鮮紅的，嫩膩的，深深凹進的嘴角了。我能告訴人嗎，我是用一種小兒要糖果的心情，在望着那惹人的兩個小東西？但我知道在這個社會裏面，是不會准許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來滿足我的衝動，我的慾望，無論這是於人並不損害的事；所以我只得忍耐着，低下頭去，默默的去念那名片上的字：

「凌吉士，新加坡……」

凌吉士，他是能那樣毫無拘束的在我這兒談笑，是在一個很熟的朋友處，難道我能說他這是有意來捉弄一個膽小的人？我是爲要強迫的去拒絕引誘，從不敢把眼光抬平去一望那可愛慕的火爐的一角。並且害得兩隻從不知羞慚的破爛拖鞋，也逼着我不准走到桌前的燈光處。我並且生氣我自己；怎麼我只會那樣拘束，不調皮的在應對平日看不起別人的交際法，今天才知道自己還是只能顯得又呆，又獸，又傻氣。唉！他一定以爲我是一個鄉下才出來的姑娘了！

雲霖同毓芳兩人看見我木木的，以為我不歡喜這生人，常常去打斷他的說話，不久又帶着他又走了。這個我也能感激他們的好意嗎？我望着那一高兩矮的影子在樓下院子中消失時，我真不願再回到這留得有那人的靴印，那人的聲音，和那人吃剩的餅屑的屋子。

一月三日

這兩夜通宵通宵的咳嗽。對於藥，簡直就不會有信仰，藥與病不是已毫無關係嗎？我明明已厭煩了那苦水，但却又按時去吃牠，假使連藥也不吃，我更能拿什麼來希望我的病呢？神要人忍耐着生活，要安排許多痛苦在死的前面，使人不敢走攏死去。我呢，我是更爲了我這短促的不久的一生，所以我越求生的利害；不是我怕死，是我總覺得我還沒享有得我生的一切。我要，我要使我快樂。無論在白天，在夜晚，我都是在夢想可以使我沒有什麼遺憾在我死的時候的一些事情。我想我能睡在一間極精緻的臥房的睡榻上，有我的姊妹們跪在榻前的熊皮氈子上爲我所禱，父親悄悄的朝着窗外嘆息，我讀着許多封從那些愛我的人兒們寄來的長信，朋友們都紀念我流着忠實的眼淚……我迫切的需要這人間的感情，想佔着許多不可能的東西。但人們給我的是什麼呢？整整又兩天，又一人幽囚在公寓裏，沒有一個人來，也沒有一封信。